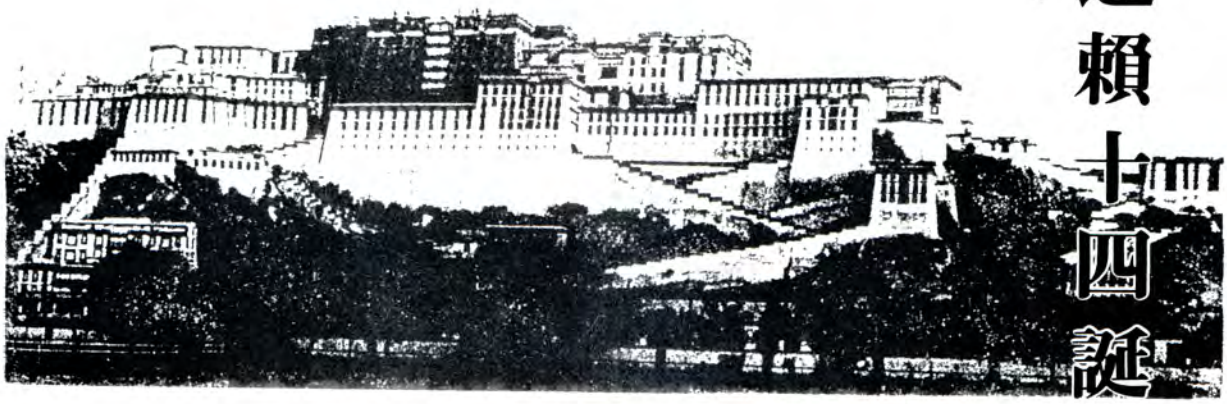

達賴十四誕生前後的拉薩

錄自《雪域境外流亡記》

尹建新譯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三世達賴喇嘛憑窗凝視夏宮（羅布林卡，意即寶貝園林）園內，開始寫下了他留給西藏人民的遺囑。他警告，「就是在這裏——西藏的心臟，宗教和政府可能會受到內外夾擊。如果我們不能保衛自己的國家，情如父子的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以及其他所有受人敬重的活佛就可能消聲匿跡，落到無人知曉的地步；僧侶會遭到摧殘，寺院會遭到毀壞；佛法統治遭到削弱；政府官員的土地和財產遭到沒收，這些官員將被迫服侍敵人，或像乞丐一樣飄落四方。衆生萬物都將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提心吊膽地過日子，苦難的日日夜夜就會沒完沒了，令人難熬。」雖然達賴喇嘛並沒有明說，究竟是誰將給這個國家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但他的意思却十分清楚：西藏在與世隔絕、平安無事地生存了二千一百年之後，現在災難已經臨頭。

達賴喇嘛的遺言在全國上下流傳了一年之後，他圓

寂了。按照慣例，達賴喇嘛的屍體塗上了防腐香油，穿上了金線緞袍，端端正正地坐在羅布林卡的寶座上，形似蓮花，面部朝南——這是長壽方向。他的冬宮布達拉和拉薩市中心大昭寺的金頂上都插上了黑旗。首都家家戶戶房頂上的經幡比平時掛得矮一些，窗洞裏點上了酥油燈。拉薩全城老幼爲失去了達賴喇嘛而悲痛萬分，他們滿懷悼念之情列隊瞻仰領袖遺容，並以傳統的姿勢獻上哈達，以表敬意。然而，甚至在政府的信使還沒有來得及將這一消息送往全國各地時，就已經出現了預示土登嘉措的繼任人（藏人認爲繼任者是敬愛的領袖本人的再生轉世）將在何方的跡象。

一天上午，僧人侍者來查看達賴喇嘛的屍體，他們走進上了鎖的停屍房，打開了四周撒了鹽的盛屍體的盒子，發現屍體的面部方向改變了。現在面部已不是朝南，而是朝著東北方向。他們又將頭扭回原位，可是事隔不久，又發現面部轉向東方。之後幾個月中，相繼出現了一些新的跡象。三位國家一級的曲均①面朝東方，降神作法，獻上哈達；在拉薩的大廣場上，有一個供羣衆集會講經用的臺子，臺子的東端長出了一片金魚草；在布達拉宮那座建造中的嵌珠寶的達賴喇嘛靈塔的大殿裏，一夜之間東北邊柱子的東側長出了一個龐大的星狀蘑菇。歷代以來，每逢高級活佛去世，就會發生一些有意義的事件，這一次拉薩人民看到了姿態各異的雲朵形狀，雲彩之下是環繞城市東北端的一座座荒涼的高山，一條條彩虹不時橫貫這些雲朵。

一九三五年春天，西藏新任攝政王熱振仁波切②由十三世達賴喇嘛噶廈政府的一位高級噶倫陪同，來到聖湖拉姆拉錯，觀看湖中顯出的幻景。拉姆拉錯湖位於拉薩東南九十英里處，它在西藏有幻景的諸湖中最負盛名，在這樣的湖水中，可以預見到未來——無論是個人的還是集體的未來。這個湖呈長方形，周長還不足一英里，處於一盆地之中，海拔一萬七千英尺，周圍是陡峻的高峯。山峯間的氣候瞬息萬變，時晴時雨，一會兒下冰雹，一會兒飄雪花。尋訪十三世達賴喇嘛靈童，採用的也是這一方法，數百人戲劇性地看到了湖中達賴喇嘛的出生地，這一幻景持續了一個星期。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熱振仁波切希望至少可以看到同樣清晰的景象。

熱振仁波切一行在附近的恰廓杰寺祈禱數日之後，騎馬來到了俯瞰湖水的石波山脚。然後他們徒步登山，繼續向前，爬上了一山頂，從這裏他們分頭行動，各自去尋找自己能看到的幻景。熱振仁波切獨自看到了一幅奇景。熱振凝視著北寒帶的清澈湖水時，三個藏文字母映入了他的眼簾：阿、卡、瑪。接著出現的是一座三層樓高的大寺院，金色綠玉色廟頂。有一條白色大路從寺院通向東面的一棟房子，房前是一座小山，屋頂邊緣的綠松石色瓦片十分醒目，院子中間有一條棕白兩色相間的狗。後來，攝政王又夢見到了這棟貧寒的農夫住房，不過這次還看到了從屋頂伸出來的奇形怪狀的水槽管道，院子當中還站著一個小男孩。

在攝政王的報告遞交給在拉薩的上密院之後不久，就向西藏東部派遣了三支尋訪隊，一支前往東南方去達波，一支去東部康省的首府所在地昌都，第三支前往東北部地區安多③。第三支尋訪隊於一九三六年秋天啓程，共四十人，由色拉寺的高級喇嘛格桑仁波切帶隊。這支尋訪隊騎馬朝東北方向走了一千多英里之後，它選定了安多全區最重要的寺院塔爾寺作爲它的尋訪中心。塔爾寺位於中國西部最重要的城市西寧南面十五英里處，由三世達賴喇嘛於三百五十年前始建，這座寺院是爲了慶祝藏傳佛教最大的教派「格魯派」（善德之道信徒）的鼻祖宗喀巴的生辰而修建的。這座寺院四周是低矮的

山頭，山下是一片肥沃的河谷。這座寺院映入尋訪隊眼簾時，它就像湖水中顯現出來的景色一樣，寺院中心殿堂全是金色綠玉色屋頂。

尋訪隊分成四個小組，開始在這一地區尋找不同凡響的兒童。他們查驗了一些預選兒童，但沒有一個令人滿意。在這裏待到第六個月時，格桑仁波切不厭其煩，親自去察看一個幼兒的情況。這個男孩住在一個叫扎色的農莊裏，位於塔爾寺東面，有兩天的行程。格桑仁波切之所以注意到了這個小孩，是因爲西藏的第二大活佛七世班禪喇嘛④曾告訴過他。在赴安多途中，尋訪隊遇到了當時在康區小住的班禪喇嘛，從他手裏得到了可能作爲達賴靈童的三個人的名單（這是班禪喇嘛自己尋訪的結果）。扎色這個男孩是最後一個有待檢驗的對象。

一九三七年初冬，格桑仁波切在一位名叫洛桑才旺的政府官員和兩名侍從的陪同下前往扎色。爲了避免暴露身份，他們打扮成商人，格桑仁波切穿一件羊皮長襖當僕人，洛桑才旺裝扮成主人模樣。翌日下午，當他們走近扎色時，一座典型的藏式村莊出現在他們眼前：小山坡簇擁著約三十家農舍，四周是長勢茂盛的青稞地，一直延伸到壯麗的雪峯脚下，其中最爲醒目的是河流南面的杰里山。杰里山的下半部長滿了楊樹和針葉松，這裏有兩座小寺院，上面那座小一點兒的叫卡瑪夏松寺，在歷史上特別有名氣。夏松寺聳立在一座高五百英尺的懸崖峭壁之上，它的殿堂全是在岩石上開鑿出來的，宗喀巴就是在這座寺院裏加入了僧侶的行列，接著他立下了當新教徒的誓言。尋訪隊隊員心裏全都記得這些事情。他們騎著馬朝上走，來到了由三座平頂房子組成的建築羣前，每座建築都有一個院子，位於山坡上的這些房子比起村莊裏的其他建築來說都要高一些。這當中就有他們要尋找的那座房子。這家的房子有一扇笨重的大木門，東牆沒有窗戶，牆的正中有一件華蓋式的棉布裝飾品，裝飾品的上面插著一面十英尺高的白色經幡，上面寫著佛經裏的數千條祈禱詞，經幡在風中嘩嘩飄揚。

這一行人下馬後，拴在大門口的一條棕白兩色相間的猛犬開始叫了起來。這時女主人走了出來，洛桑才旺稱自己是商人，請求借用她的廚房來燒茶——對於西藏的出門人來說，這是司空見慣的。洛桑才旺被領到了北翼好一些的房間，而其他人則被帶到了緊靠大門的廚房。格桑仁波切在穿過院子時，注意到了屋頂邊緣蓋的是青綠色瓦片，中間安有彎彎扭扭的排水槽，排水槽是用有節子的落葉松木做的。格桑仁波切來到廚房之後，被領到了一個木座墩旁，前面有一個磚頭砌的灶。這時，一個男孩走了進來，他剛剛兩歲半，漂亮的臉蛋容光煥發，拖著笨重的藏靴，身著羊毛長袍。男孩爬到了格桑仁波切的大腿上，玩弄著掛在格桑仁波切頸上的一串念珠，這串念珠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遺物。根據這一行人中眞正的僕人安多格桑的回憶，這位名叫拉木登珠的幼兒突然激動起來。男孩子稱這串珠子是他的，要求馬上給他。格桑仁波切回答說：「如果你能猜出我是誰，我就將念珠給你。」男孩很平淡地說：「你是色拉寺的喇嘛。」然後，男孩又說出了洛桑才旺的名字，事前並沒有人將其名字告訴過這男孩。他接著又說其餘的客人也都是色拉寺的。最令人驚奇的是，拉木登珠與這些人交談時，說的是西藏中部地區的方言，而這種方言在他的出生地幾乎無人知曉。

這些人的興趣大增，在這裏過了夜，打算第二天拂曉前神不知鬼不覺地離去。翌日清晨，拉木登珠比他們還起得早。他看到這些人在做行前的準備工作時，哭哭啼啼地請求將他也給帶走。他們只好向他擔保還要回來，這樣才止住了他的眼淚。後來他們眞的回到了這裏，目的就是要對這男孩進行一系列的檢驗，看他是否確係達賴喇嘛靈童。